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7/6/Add.1
16 Sept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罗伯特·加雷托先生根据委员会第 1996/77 号决议
编写的扎伊尔人权情况报告

增 编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一、导 言.....	1 - 13	3
A.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和北基伍地区的种族冲突.....	1 - 6	3
B. 访问的目的.....	7	4
C. 扎伊尔政府没有给予合作.....	8 - 9	4
D. 访 问.....	10 - 13	4

目 录(续)

章 次	段 次	页 次
二、北基伍地区发生暴力的根源	14 - 61	5
A. 历史背景	14 - 21	5
B. 卢旺达难民到来之前发生的冲突	22 - 33	6
C. 冲突的现状	34 - 61	9
三、扎伊尔国家的责任	62 - 93	17
A. 违反须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盟约》所承认的权利的义务	64 - 81	17
B. 违反须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盟约》所承认的权利的义务	82 - 89	20
C. 违反不得歧视的义务	90 - 93	21
四、遭受侵犯的主要权利	94 - 109	21
A. 生命权	95	22
B. 身心完整权	96 - 97	22
C. 国籍权	98 - 102	22
D. 在本国生活的权利	103 - 105	23
E. 选择自己居住地的权利	106 - 107	24
F. 安全权利	108 - 109	24
五、关于南基伍地区的情况	110 - 116	25
六、结论和建议	117 - 138	26
A. 结论	117 - 125	26
B. 建议	126 - 138	27

一、导 言

A.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和北基伍地区的种族冲突¹

1. 人权委员会对扎伊尔人权情况最关心的一点是扎伊尔北基伍地区发生的种族冲突。

2. 在第五十届会议通过的第 1994/87 号决议中，委员会表示“关注扎伊尔持续存在的严重人权情况”并“严重关注”一些报告所说的“属于少数民族的 750,000 人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特别是在沙巴省和北基伍省，以及随着流离失所现象而发生的死亡和其他众多的严重侵犯人权情况”。该决议进一步重申“痛恨所有形式的种族或民族歧视”；并谴责强迫人口迁移，特别是在北基伍和沙巴地区的所作所为，“对这些情况，当局应负首要责任”，并且谴责“对属于少数群体的人采取的一切歧视措施”。委员会请主席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报告扎伊尔人权情况的发展。

3. 特别报告员提交了所要求的报告(E/CN.4/1995/67)，其中第 85 至 95 段专门论述了“北基伍地区的种族冲突”。

4. 在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第 1995/69 号决议，该决议除了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以外，还再次表示“对基伍地区种族冲突及新的卢旺达难民到来之后进一步恶化还表示严重关注”，并重申谴责并痛恨所有形式的种族和民族歧视。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E/CN.4/1996/66 和 Corr.1)再次论述了“北基伍地区种族冲突的继续”(第 23 至 32 段、第 122、123 和 130)。

6. 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在第 1996/77 号决议中，再次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并再次对基伍地区种族冲突恶化表示严重关注，同时痛恨所有种族或民族歧视。

B. 访问的目的

7. 关于冲突恶化的一些报告促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请特别报告员进行一次现场调查。这些报告表明，在 Rutshuru、Masisi、Walikale 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暴力行为正使大量的扎伊尔难民涌入卢旺达。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到冲突地区以及卢旺达的难民营地进行查看，以便就如何解决该地区的暴力现象提出建议。

C. 扎伊尔政府没有给予合作

8. 1996年6月24日，特别报告员通过扎伊尔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团请扎伊尔政府就他访问该国的安排提供合作。他说，其预定旅行时间是7月8日至12日，他对会见扎伊尔当局很感兴趣，希望告诉他们他在现场发现的结果，或者--如果该国政府愿意的话--愿意在进入冲突地区之前与他们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9. 扎伊尔政府没有对特别报告员的请求给予及时答复。到了1996年7月14日星期天，当这次访问已经进行完之后，该国外交部才与特别报告员联系，告诉他没法按照他提出的日期接待他，原因是需要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进行准备，另外另有两个联合国大型代表团也将同时到达，从而难以满足他的要求。特别报告员因此无法了解政府对他所调查事件的立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希望所收到的答复并不反映政府无意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他在报告中提到这一点(E/CN.4/1996/66,第8和第119段)。

D. 访 问

10. 特别报告员的访问仅限于在卢旺达，是在1996年7月6日至14日进行的。特别报告员为准备这次访问，已得到了一份详细的初步报告，这是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派驻卢旺达办事处编写的，该报告介绍了由于难民涌入而造成的问题。难民们对于在本国遭受迫害有着实实在在的担心，这种担心是由歧视政策和种族清洗政策所引起的暴力造成的。他还收到了由政府间组织和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编写的大量的关于北基伍地区暴力情况的报告。

11. 特别报告员在基加利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欧洲联盟代表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举行了会晤。

12. 从 Goma 穿过边界到达对面的北基伍首府 Gingensi，他在那里前后会晤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区域办事处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区域办事处。他访问了 Petite Barrière(也叫作 Umubano)扎伊尔难民营，和设在 Nkamira 的过境营地。他还访问了 ETAG 监狱，在那里会晤了流亡的扎伊尔囚犯。

13. 扎伊尔许多组织和在扎伊尔设有办事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官员来到 Gisenyi，会晤了特别报告员，并向他报提供了重要的情况。

二、北基伍地区暴力现象的根源

A. 历史背景

14. 北基伍地区，面积相当于卢旺达和布隆迪面积之和，根据一些资料来源，该地区居住了大约 3 百万人，其中大约一半是 Banyarwanda 人，² 讲 Kinyarwanda 语，属于胡图、图西或者特瓦族。在一些地区，例如 Masisi 和 Bwito，Banyarwanda 占多数，在卢旺达难民于 1994 年涌入之前，占人口的 80%。

15. 正如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所说(E/CN.4/1995/67,第 86 段)，扎伊尔这一地区的部落问题来源于 1885 年柏林法案和 1910 年 8 月 11 日布鲁塞尔公约给该国所确立的国界，按照这些国界，许多属于邻国卢旺达的人被并入了比属刚果。

16. 不管怎样，看来这些人所属的种族群体很早以前就生活在现在的扎伊尔境内。

17. 一些资料来源讲，目前冲突地区(Rutshuru、Goma、Karisa、bi 等)在 1510 年至 1543 年期间被划入了卢旺达王国。另一些人还说，卢旺达国王(Mwami)当年就生活在现在的 Rutshuru。当然，当时的 Mwami 国王统治着今天据认为讲卢旺达语的所有种族群体：胡图族(多数人)、图西族和特瓦族，这些民族长期生活在 Rutshuru 和 Masisi 两地肥沃的土地上。

18. 尽管这样，而且虽然他们的公民地位至今没有被怀疑，但他们继续被视为“非本地人”，因为扎伊尔当局只认为 Bakonjo、Banbuba、Bahunde、Bapere、

Bakomo、Babira、Banyanga、Banande、Balendu 和 Batembo 人为北基伍地区的当地人。

19. 生活在扎伊尔的第二个 Banyarwanda 群体, 被称为“移民”, 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躲避饥荒而逃离卢旺达的人, 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为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 将这些人定居在扎伊尔, 特别是在 1911、1930、1939、1948 和 1954 年土生土长的卢旺达人被安置在北基伍(特别是在 Masisi)和南基伍地区, 甚至在 Katanga(现代的沙巴)。在 Masisi, 他们成了多数人, 人数在 450,000 至 600,000 之间。Banyarwanda 移民事务团, 是 1948 年由比利时当局设立的, 一直持续到 1955 年, 移民事务团给逃来的卢旺达人以土地耕种, “土著的”当地人对此不欢迎。这些卢旺达人是受国籍问题直接影响最重的人。

20. 第三拨 Banyarwanda 人是为躲避各种灾祸而逃到扎伊尔的拥有卢旺达国籍的难民, 例如为逃避分别在 1959 年(国王 Kigeri 五世被推翻)、1960、1961、1963、1967、1972 年发生的革命、暴力和种族冲突以及卢旺达爱国阵线于 1990 年发动的进攻。这一群体几乎所有成员已经返回卢旺达, 和原来的家人团聚, 或正在这样做。与另外两个群体不同, 国籍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³

21. 第四个群体是卢旺达难民, 主要是胡图族人, 他们是在 1994 年为逃离卢旺达和获胜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而成为难民的; 他们大多数住在北基伍和南基伍的难民营地里;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先前的报告中讨论了难民的情况(E/CN.4/1995/67, 第 96 至 103 段; E/CN.4/1996/66, 第 43 至 54 段)。

B. 卢旺达难民到来之前发生的冲突

22. 在 1994 年卢旺达事件发生之前, 这些族群一般来说和谐相处, 并有许多通婚现象。学校通常是社区学校, 人们一般有团结精神。当然, 后来“土著”、“原始”或“真正”居民与 Banyarwanda 人之间以及在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发生过许多次种族暴力。例如, 1964 年在 Bwito 发生过 Kinyarwanda 革命; Bahunde 人和 Banande 人联合与 Batutsi 人发生过争斗, 导致数十人死亡; Banyarwanda 人于 1982 年 1987 年抵制过地方议会; 在 1990 年卢旺达爆发战争之后, 北基伍和南基伍发生过种族暴

力事件，结果许多人被非法逮捕，一些牲畜被偷窃，房屋被烧毁。但上述事件大部分是孤立事件，是不寻常事件。

23. 更大的问题产生于政治和国籍，特别报告员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已经说过(E/CN.4/1995/67,第 87 段和 E/CN.4/1996/66,第 24 段)。

24. 关于政治问题，Banyarwanda 人在 Masisi 和 Rutshuru 都属于多数人，而图西族是少数人，但在经济上却比较强大，随着获得原先属于“土著”居民的土地，而变得日益强大；这反过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尽管如此，政治权力依然保留在土著居民手中，特别是 Hunde 人，在地方(区议会等)和全国都是如此。

2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叙述了一系列 1993 年 3 月之后发生的 Hunde 人和 Nyangas 人与胡图族人在 Masisi、Bwito、Lubero 和 Walikale 等地发生的冲突，这些冲突使 3,000 人死亡，150,000 人无家可归，报告还特别提对 Ntoto 市场发动的攻击(E/CN.4/1995/67 号，第 90 段)。应该提到的是，当时的北基伍省长曾说，治安力量应该帮助真正的土著居民，以“消灭”胡图族人，然后发生了上述事件。

1. 国籍问题

26. 特别报告员在其前两份报告里论述了复杂的国籍问题。第一份报告(E/CN.4/1995/67)第 88 和 89 段写到：“从法律角度来看，关于国籍的立法是引起种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1971 年 3 月 26 日第 71-020 号法令赋予 Banyarwanda 人以集体的国籍，因此他们取得了某些权利，例如投票权或作为候选人的权利。然而 1981 年 6 月 29 日第 81-002 号法律修正了原先的法律，仅仅给予能证明其祖先自 1885 年以来一直居住在扎伊尔的人以扎伊尔国籍。由于这项法律具有追溯性，该法律的执行可能会取消 Banyarwanda 人所取得的权利。此外根据新法律，所有个人都必须提交一份要求入籍的正式申请。由于这项法律引起了反应，全国最高会议裁决，只有在作出有利于这一部分人口的修正之后才适用，而在国籍问题上，临时政府应尊重已取得的权利，以便防止无国籍状态的发生。看来引起最近种族对抗的一部分原因是 Hunde 人和 Nyanga 人不同意这项决定。”应补充一句，1971 年的法律仅仅确认了原先的裁决，诸如独立之前的 1960 年圆桌会议决议以及 1964 年的 Luluaburg 宪法。

27. 在 1991 年和 1992 年全国最高会议上, Banyanga 和 Batembo 代表试图以限制的方式解决国籍问题。

28. 不管怎样, 1981 年的法令实际上并没有影响 Banyarwanda 人的实际生活, 因为他们的扎伊尔身份证没有被拿走。

29. 对于其他 Banyarwanda 人来说, 剥夺其扎伊尔国籍, 不仅违反人权和一般法律原则(E/CN.4/1996/66,第 84 和 95 段), 而且也是对扎伊尔最近历史的践踏。特别报告员曾初步拟订了名单, 列出了在政界、教会和大学担任要职的 Banyarwanda 人, 他们的祖先或是在 1885 年之前就生活在扎伊尔, 或是因为他们在本世纪来到这一地区: 他们既有胡图人又有图西族人。⁴

2. 扎伊尔的胡图和图西族之间的对立

30. 除了权力和国籍问题使 Banyarwanda 人与“原始的”族群产生对立外, 另外在 Banyarwanda 人内部存在着图西和胡图人之间的争端, 这种争端更是由于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种族冲突而加剧。Banyarwanda 人原来已经感到缺乏权力, 于是设法进入政界。虽然他们大多数是胡图人, 但取得最高位子的是 Barthelemy Bizengimana, 蒙博托元帅办公厅主任, 他是图西族人。图西人与胡图人相比, 在前议会(全国最高会议)以及目前的共和国过渡议会最高委员会中都有更多的代表。

31. 胡图人发现自己的图西族兄弟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强大优势, 于是组织了各种团体, 最著名的是 Virunga 农牧民协会(简称 MAGRIVI), 这是 1989 年成立的组织, 发起人之一是 Sekimonyo wa Magango, 他目前担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部长, 他得到了卢旺达 Habyarimana 总统的大力支持。特别报告员得知, 从 1992 年起, 该协会通过出售农产品来购买武器, 并参加了 1994 年种族灭绝暴行。

32. 由于扎伊尔面临民主政权即将建立的形势以及各派需要在民主政权内确保其地位, 这使冲突进一步加剧。

33. 在大规模难民流入之前, 先是发生了紧张形势和暴力, 这可以从人权委员会 1994 年 3 月 9 日第 1994/87 号决议中可以看出, 在这项决议之后, 又发生了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因飞机坠毁而身亡的事件。有人坚持认为, 扎伊尔图西族人和逃到扎伊尔的图西族难民曾在 1990 年卢旺达内战期间向卢旺达爱国阵线提供了大量

支持，这促使 MAGRIVI 变得十分激进。扎伊尔的图西族欢迎蒙博托元帅向 Habyarimana 总统提供援助，以对付扎伊尔胡图族人的进攻。

C. 冲突的现状

1. 北基伍地区胡图与图西族人的冲突

34. 自 1994 年 7 月以来，共有 120 万卢旺达难民到来，这使那里已经存在的暴力现象更为严重。难民中有许多是参与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的人。许多人到来时带着武器和从政府偷窃来的大量财产，其中包括外国赠送的公共汽车；这些公共汽车在扎伊尔自由行驶，正如他在对该国进行的两次访问中所看到的那样(1994 和 1995 年)。

35. 特别报告员获知，MAGRIVI(农牧民协会)不管其原来的福利性质或文化目标如何，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成为了一种民兵组织，致力于为胡图人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与 Interahamwe(那些成群的发动进攻的人)密切合作。该组织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胡图人家园，一个由胡图人控制的种族纯净的地区。

36. 在难民到来之前，MAGRIVI 已经同 Hunde 人发生了冲突，而图西人往往保持中立，但自 1994 年以来，该协会已经具有了十分不同的性质。

37. 联合国派驻在卢旺达的人权业务人员为特别报告员的到来而收集的所有证据以及在卢旺达的扎伊尔难民(他们被称作 Abanyejomba，因为他们来自叫作 Abanyejomba 的地区)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情况表明，自 1994 年 6 月以来，随着卢旺达冲突转移到扎伊尔，Banyarwanda 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

38. 被称作 Interahamwe 的胡图民兵是暴力的主要制造者。

39. 在其第一份报告里，特别报告员曾提到 Interahamwe 是如何地危险，指出他们难以辨认，很容易与普通百姓相混淆，他们是在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的制造者，在扎伊尔的所有难民营里都有他们的影子，“特别是在 Mugunga，据认为 80% 的青年属于属于这个民兵”，他们拥有火器、通讯设备和车辆，反对难民的自愿遣返，他们对难民滥施暴行和威胁(E/CN.4/1995/67,第 96 段)。

40. 这些民兵自成立以来，经常进入到北基伍地区几乎每个地方；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集合，即使在难民营地里也是这样，集合之后便深入到 Goma 地区以及进入象 Rutshuru 和 Masisi 等冲突地区，以及邻近地区，他们进攻图西人，并告诉他们应回到他们掌握权力的卢旺达，或回到埃塞俄比亚，据说他们最初就是从埃塞俄比亚来的。Interahamwe 拥有武器和进行军事训练，并在 Goma 附近的 Katoyi 设立了培训营地。他们不仅使用大口径武器，还使用带钉子的木棒；特别报告员在 Petite Barrière 营地亲见看到一位难民妇女身上留下的严重伤痕并对此拍了照。这种民兵还在各处设有奸细，因为他们经常按事先拟订的名单去抓人。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进行种族清洗，将该地区的图西人赶走，因此他们对图西人不是杀便是烧、抢，或把他们驱赶到卢旺达或其他国家。联合国派驻卢旺达的实地工作人员以及特别报告员都采访过一些人士，这些人士称一些 Interahamwe 份子甚至吃过人肉。特别报告员见过一名证人，他说他见过吃人肉。

41. 许多人提到 MAGRIVI 与 Interahamwe 有联系。据说卢旺达武装部队叛逃者把武器带到扎伊尔，这些武器随后由 Interahamwe 发给 MAGRIVI。根据消息来源，胡图族的温和人士经常被迫参加民兵组织的暴力活动。这说明 1995 年 11 月 28 日通过的《开罗宣言》没有得到遵守，该宣言要求清楚难民营中的“歹徒” (E/CN.4/1996/66, 第 30 段)；据得到的情况证实，仅有 41 人被带到了金萨沙。⁵

42. 除了卢旺达这些族群之间传统上存在的敌意之外，现在又有了新的因素：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据说担心，如果他们进攻卢旺达，图西人便会支持基加利的政府。

43. 必须指出，受害者不单单是过去 30 年里到来的图西族难民，也不单单是其国籍有问题的扎伊尔境内的图西人(他们在 1885 至 1959 年期间来到)。另有一些受害者，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住在扎伊尔，对此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论及。

44. 另外还应该指出，难民停留在扎伊尔还有另外的消极影响：随着暴力和军事行动的增加，对经济、治安和环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报告员在其前两份报告中已有叙述(E/CN.4/1995/67, 第 97 至 103 段和 E/CN.4/1996/66, 第 45 至第 47 段)。

2. 图西人与“土著族群”之间的冲突

45. 在图西人与 Hunde、Nande 和 Nyanga 等族群之间也发生过众多的事件。正如已经看到的，最初，胡图 MAGRIVI 民兵与土著的族群发生了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1993 年 3 月发生的 Ntoto 市场暴力事件及其后来的事件都是胡图与 Hunde 族之间的争端。

46. 卢旺达难民的到来导致了整个地区暴力横行，土著的族群一般把这一切归罪于 Banyarwanda 人。

47. Bahunde 族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游击队组织，叫做“May May”（在 Swahili 语中是水的意思），这个组织在思想意识上很象 1970 年代存在的民主主义组织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并且十分依赖神奇的力量。Bahunde 族的年轻人在 1970 年代初就参加了由 Pierre Mulele（他是 Patrice Emery Lumumba 的接班人）所成立的游击团体，由 Mbuto Sese Seko 中士领导的刚果武装部队的叛逃者也加入了这种游击团体。他们受到打击之后集结在森林里，准备着发动革命。他们所依赖的神奇力量，是他们所玩弄的一些宗教和祖传圣物，据说这些东西能使他们战无不胜。他们只接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特别报告员遇见过一位 May May 游击队成员，这是一位 hunde 人，他的父亲、母亲和 7 个兄弟在 Mokoto 修道院死于 Interahamwe 的乱刀之下，他侥幸逃脱并到卢旺达避难，随后加入了该游击团体。他说新加入的人经过纹身（特别报告员亲眼看见）“以求保护”，在战斗的每个阶段都能受到神奇力量的保护：他们喝用草碾出的液体，这能使他们免于死亡，他们不能用肥皂洗脸，他们光着身体或穿着草做成的衣服投入战斗；他们发动进攻时大声喊着“May”，这样敌人的子弹就不会打中他们的身体，而会变成水；他们不得与女人发生关系；在战斗中他们不能后退，甚至不能往两边斜视，等等。应指出，其中一条规则规定：“在战斗中永远不能攻打平民，而只应保护他们”。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所有报告都证实了上述几点。

48. 主要的敌人是 Bahutu，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进攻 Hunde 人。Buhutu 人十分厉害，即使扎伊尔武装部队也害怕他们，遇到他们时只会逃走。

49. May May 游击队还有其它的名字，与他们所来自的地区相关，例如 Ngilima May May（这是最常见的名字）或 Bangirima May May。

50. May May 游击队与图西人也经常发生严重对抗,因为图西人也是 Banyarwanda 人。年老的 Bunde 人显然仍然痛恨 Banyarwanda 人,而年轻的 Bahunde 人,比如 Ngilima 民兵中的年轻人,往往对受到侵害的图西人加以保护,使他们不受胡图人的暴力。现在藏在卢旺达 Umubano 的一位民兵向特别报告员证实了这一点。

51. 停留在 Petite Barrière 营地的一些难民说,他们在 Walikale 受到 May May 游击队的骚扰,他们说 May May 游击队“与 Interahamwe 勾结一起”。然而大多数人对 May May 游击队的行为没有报怨,实际上在难民中有一些 Ngilimima May May。在营地中至少有 25 名难民不是图西人,而是 Hunde 人,他们也是为逃避 Interahamwe-MAGRIVI 的骚扰而逃到这里的。

52. 难民们强调,May May 对图西人采取暴力,不是为了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牲口和其它财产,以便由此有钱来购买武器,以便能够对付胡图极端主义民兵和扎伊尔武装部队的进攻,另一些人说,目的是把图西人暂时赶走,但一旦有和平,这些人会很快回来。

3. 土著人与扎伊尔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

53. 在 Interahamwe 对图西人以及对一般扎伊尔平民发动进攻时,扎伊尔武装部队都在场加以容忍,这使得 May May 对扎伊尔武装部队十分不满。

54. 另外也有报告说,一些被算作土著人的族群,他们历来反对蒙博托政权和扎伊尔武装部队,这些族群之间也有冲突。一些族群尽力保护受到围攻的扎伊尔图西族人,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尤为常见。

55. 扎伊尔政府为防止事件的发生采取了一些努力--例如 Kimia 行动(Swahili 语“平静”的意思)和 Mobata 行动(迎面打击的意思),但根据特别报告员所知,扎伊尔当局从来没有针对建立胡图家园的计划采取过坚决的行动。

56. 从 1996 年 3 月开始,约 800 名扎伊尔武装部队成员和军事行动和情报人员采取了 Kimia 行动,最初恢复了 Masisi 地区的平静,图西人基本上放弃了 Masisi 地区,被 Interahamwe 和 MAGRIVI 赶到了其它地方。虽然原来的用意可能是解除所有民兵的武装,但是实际上这种行动的目的基本上是针对 May May 游击队的。

57. 但由于准备不足,装备差,再加上未能向参加行动的武装部队成员支付薪水,最终使这些部队走向了抢劫和放火行动,特别是在 Kanyabayonga、Walikale、Sake、Vitshumbi、Beni 和 Lubero 地区。因 Ngilima May May 游击队令人生畏,一些士兵逃亡,另有许多士兵死亡。扎伊尔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不得不承认 Kimia 行动是一次失败。

58. 扎伊尔武装部队于是发动了 Mbata 行动,主要由 SAMA 和总统特别师(DSP)执行(E/CN.4/1995/67,第 67 和 69 段),目标直接针对 Ngilima May May。联合国驻卢旺达人权工作人员和特别报告员对 Petite Barrière 营地的难民进行了询问,得知在 Interahamwe 于 1996 年 4 月 8 日在 Kitshanga 发动攻击的时候,DSP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保护了受害者。

59. 然而总体上说,这又是一次失败:1996 年 5 月 11 日,有 30 人在 Vitshumbi 被杀,而 6 月 4 日,约 20 人在 Kanyabayonga 被杀,这是来自设在 Goma(扎伊尔)的众多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官员在 Gisenyi 遇到特别报告员后说的。特别报告员采访了一位证人,这是一位 Hunde 妇女,她的丈夫和 3 个儿子于 1995 年 9 月被杀害,她的房屋被来自 Mugunga 难民营地的 Interahamwe 放火烧掉,她对 Kitshanga 发生的事件持批评的态度,说“扎伊尔武装部队对我们进行了保护,但是后来受 Interahamwe 的贿赂,于是成了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既没有后勤供应,也没有电台,更没有勇气与 Interahamwe 作战”。

4. 1996 年发生的暴力事件

60. 特别报告员通过扎伊尔的难民、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各种报告,了解了 1996 年期间发生的各种暴力事件,暴力事件使许多人受伤,更使许多人的安全、财产和其它权利受到侵害,并导致人口的迁移。他感到遗憾的是,所叙述的事件可能有误,这部分是由于扎伊尔政府不给予合作,不允许他访问该国,从而使他无法听取该国政府的解释;另一部分原因是,许多人讲述的显然是相同的事件,但所说的内容和细节不一样。所以在选择有关报告和讲述的事实而加以跟踪时,需要特别小心。

61. 除了上文所述的那些事件外,1996 年发生的事件还包括:

- (a) 1996年1月25日:May May 民兵进攻 Bibwe 中心,杀死了至少 10 名 Banyarwanda 人。在这天夜里,Interahamwe 民兵举行反攻,杀死了许多 Hunde 人。显然 Interahamwe 怀疑一些胡图人为叛徒,因为一些胡图人也被杀死;
- (b) 1996年2月:胡图民兵进攻 Sake,那里的 Hunde 人占多数。许多土著居民被迫到 Goma 避难;
- (c) 1996年3月4日:胡图民兵放火烧毁了 Bokombo 的图西人的房子,烧死至少 10 人;
- (d) 1996年3月,Interahamwe 进攻一群无家可归的图西人和 Hunde 人,他们在 Mweso 教区内避难。一些人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但遇到开枪阻击;
- (e) 1996年3月14日:May May 游击队进攻 Katikwu(Walikale),接着又在 Mirigi 发动进攻。受害的人数不明,但许多人被迫逃亡;
- (f) 1996年3月9日-23日:Bwito 的胡图战士声称其 6 名同志失踪,向图西人和 Nande 人发出威胁,然后进攻了 Bishusha,接着又开到 Mashango,当地的首领被抓,被肢解,其尸体的一部分被吃掉。据报告有 8 人被杀死,全部是图西人。驻 Birambizo 的教区牧士证实了这一事件;
- (g) 1996年3月27日和28日:Bangirima May May 进攻 Lubero 的一个村庄,偷走图西人的牲口;
- (h) 1996年3月28日:Kanyabayonga 的警察受到进攻。有人伤亡,另有 3,000 逃走;
- (i) 1996年4月:Nande 人进攻 Lubero 的 Banyarwanda 人,抢夺其财产和牲口。作为报复,胡图人把 Nande 赶出了 Rwindi,死亡人数不详,但有人说有几十人死亡
- (j) 1996年4月8日:Interahamwe 向 Kitshanga(Masisi)中心发动了 6 个小时的进攻,使许多人死亡,其中有一名是扎伊尔武装部队的上校,还烧毁房屋和偷走牲口。这一次,扎伊尔武装部队反应恰当,对进攻给予反击,另有一些人说这次进攻是 Ngilima May May 发动的,提到有 250 人死亡;

- (k) 1996年4月10日:扎伊尔士兵用公共汽车将950名 Banyarwanda 运到了 Rwandan 边界,这些人是卢旺达胡图难民于1994年带进来的。扎伊尔士兵向被驱逐人每人收取相当于12美元的运输费;被驱逐的人中有许多其祖先在1885年以前就来到了扎伊尔;
- (l) 1996年4月11日:Interahamwe 从 Tongo 向 Kitshanga 进攻,他们受到 Hunde 民兵的反击。双方都有许多伤亡;
- (m) 1996年4月26日:Interahamwe 进攻了 Hunde 人很早就 Sake 设立的定居点。至少3名 Hunde 妇女死亡,许多人受伤,另外进攻者抓住2名人质,进攻者中还有扎伊尔武装部队的人员。另一些人说有10多人死亡;
- (n) 1996年5月11日:约30人在进攻 Vitshumbi 的过程中死亡;
- (o) 1996年5月12日:Mokoto 修道院是数千名扎伊尔图西族人避难的地方,该修道院受到当地的胡图人、Interahamwe 和 MAGRIVI 的围攻,进攻者使用了各种武器,有火器、大刀、带钉子的棍棒以及手榴弹。死亡人数众说不一,有些人说有几十人死亡,另有一些人说有700多人死亡。在附近的湖里发现了死难者的尸体。一些人出示了所受到的枪伤。一些人描述了吃人肉和截肢的暴行。一些进攻者还把人的肢体作为战利品炫耀。一些幸存者设法逃了出来,来到了 Kitshanga 城市,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好几天。有证人说,他们得到了 Hunde 民兵及一些善良的扎伊尔士兵的帮助,还有一名黎巴嫩商人也给予了帮助。但他们都说,“发生了种种暴行,好象这个国家没人管”;
- (p) 1996年5月:在 Bwito 的 Gihondo,MAGRIVI 和 Interahamwe 联合起来烧毁属于图西和 Hunde 人的房屋,图西和 Hunde 人在 Ikobo(Walikale)避难;这导致 Ngilima 进行反击,他们进攻了住在 Singa 的教堂里的 MAGRIVI-Interahamwe 联合部队,一些人说有500多人死亡,另外胡图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进行了反击,导致更多的人死亡;
- (q) 1996年5月31日:在 Goma 附近,参加 Kimia 行动的3名扎伊尔士兵在 Rwindi 和 Virunga 公园里受到 Ngilima May May 成员的攻击,并被杀死。据说扎伊尔武装部队吓得逃掉。当局闻知消息之后,向该地区派了2支装备充足的部队,进攻 Ngilima,但实际上这些部队于当天并在随后几天

- 里向 Nyanga 和 Hunde 的平民发动了攻击。据报告“许多”人死亡,其中有 11 名士兵,另外发生了烧杀抢劫的行为;
- (r) 1996 年 6 月 1 日-4 日:为了对在 Virunga 发生的事件进行报复,士兵们在 Goma 开枪示威,结果引起与百姓的严重对抗。被杀死的有 5 名百姓和两名士兵,许多人受伤;
 - (s) 1996 年 6 月 4 日:在 Kanyabayonga 发生了冲突,总共约有 40 人死亡。根据一些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消息,扎伊尔武装部队应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
 - (t) 1996 年 6 月 8 日:Interahamwe 在 Bunangana 显然设置了埋伏,致使 28-40 人死亡。这次事件的准备活动在几天之前就开始,当时有 1 名很有钱的胡图商人和其儿子来到 Katale 和 Mugunga 难民营,招募 Interahamwe,这些人又向该地区内的胡图人发放武器。在这次进攻之后,胡图人展示了受害者被割掉的头颅;
 - (u) 1996 年 6 月 11 日:图西人在 Virunga 公园受到攻击,30 人在 Tshomba(Rutshuru)死亡;
 - (v) 1996 年 6 月 25 日:胡图人在 Kitshanga 发动进攻,导致许多人死亡;
 - (w) 1996 年 6 月 27 日:扎伊尔部队派在 Kibumba 营地的一个分队受到攻击,其指挥官被打死,当时他正在调查卢旺达爱国军侵入的情况。这一事件引起扎伊尔武装部队对人道主义组织采取报复行动,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人称听到了有人“讲西班牙语”;
 - (x) 1996 年 7 月 1 日:驻 Goma 的人道主义机构协调员是一名西班牙公民,他叫 Adolfo Fabregas,在 Kibumba 营地附近他被联合国资助的部队的扎伊尔士兵逮捕⁶并被拘留了 24 小时,在这期间,他在营地指挥官的面前受到棍棒毒打。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他还无法与难民署进行任何联系;
 - (y) 1996 年 7 月 1 日:一名美国的救援工作者被该部队拘留并审讯了 3 小时;
 - (z) 1996 年 7 月 2 日:参加欧洲联盟救援计划的一名比利时官员在 Katale 和 Kahindo 难民营地附近被拘留,扎伊尔部队的一名成员打了他的脸部,他于第 2 天被释放;
 - (aa) 1996 年 7 月 3 日-4 日:Hunde 人进攻了 Kajagari、Ngajo 和 Rufeshi。

三、扎伊尔的国家责任

62. 扎伊尔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缔约国,该盟约要求每一缔约国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该盟约所承认的权利。盟约还说在遵守这些义务时必须“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和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第 2 条最后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它措施予以规定者,本盟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盟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盟约所承认权利所需的立法和其它措施”。

63.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第二章所述的各个事件中,扎伊尔政府没有履行它根据该条规定所承担的三项基本义务。

A. 违反须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所承认的权利的义务

64.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下列三个方面该国没有履行其义务:

1. 煽动暴力和种族或民族仇恨

65. Goma 主教 Faustin Ngabu 在 1996 年 4 月 20 日说,他将在 5 月 2 日得到 Kivu 地区 Bukavu、Butembo-Beni、Uvira 和 Kasongo)所有主教对下列说法的支持,及“当局本应来救助暴力的受害者,实际上却相反,在煽动暴力”。

66. 事实不幸证明了这一看法。1993 年 3 月,当时的北 Kivu 省长 Pierre Kalumbo Mboho 曾说,扎伊尔武装部队应帮助土著居民消灭 Banyarwanda 人。

67. 扎伊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Eluki 将军 1995 年 11 月曾说,Nianga、Tembo 和 Nande 人驱赶 Banyarwanda 人是对的。

68. 北 Kivu 现任省长,Christophe Motomupenda 1995 年 5 月坚持说,“我们现在应该向移民发动进攻”,然后 1996 年 4 月 12 日,他告诉一群被驱赶到 Goma 的扎伊尔图西人说“.....如果你们不走,我们无法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还说,“是被赶走还是死亡”由他们选。1996 年 4 月 24 日,他接着说“.....在返回来的人中没有扎伊尔图

西人……”，所有人都应该离开，他指责了天主教主教，指责他干涉政府事务--意思是 Ngabu 主教的信干涉了政府的事务。

69. 此外，社会事务部长 Desiré Lumbulumbu 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长 Sekimonyo wa Magango(后者是胡图人，是 MAGRIVI 的创始人之一)于3月底带着一批国会议员来到北 Kivu 地区；他们没有呼吁和平，人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到那里煽动种族清洗的。

70. 这里同样有必要提到扎伊尔驻联合国大使的信，这位大使在信中称，Kinyarwanda 不是扎伊尔的语言，而是自 1929 年以来由殖民者移植到这里的卢旺达人的语言，这些人从来没有与当地人民融合。

71. 这些态度与 1995 年 11 月 29 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严重矛盾，在该宣言中，各国元首，包括蒙博托元帅在内，以及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团都呼吁国际社会严厉谴责为争夺和独占权力而利用的种族灭绝等意识形态。

72.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 Kamanda wa Kamanda 与 Motomupenda 省长一起于 3 月 31 日访问了 Kanyabayonga，第 2 天，针对该地区图西人的暴力和驱赶行为便增加了。特别报告员记录这一事件，是因为许多不同的消息来源都提到这次事件，虽然他并没有得到这位部长讲话的文本。根据特别报告员对这位部长的私人了解，第 2 天发生的事件很可能是巧合，而不是煽动的结果。

73. 令人遗憾的是，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的不单单是政府部门，共和国最高会议-临时议会于 1995 年 4 月 28 日也批准这种煽动，这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 2 份报告里提到的(E/CN.4/1996/66,第 27 和 28 段)。

74. 执政者一般来讲，表现了危险的反对 Banyarwanda 的态度，平民中也有一些人持这种态度，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 2 次报告第 26、29、33、35 和 123 段所记录的那样(E/CN.4/1996/66)。

2. 军队和安全部队的直接卷入

75. 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证据和报告，都明确指出军队和安全部队参与了进攻、抢劫和纵火焚烧，这些情况特别报告员在他的头两份报告中已经讲到。⁷ 新的情况，是他们参与了从该国驱逐扎伊尔人。

76. 扎伊尔军队在战斗中显然站到了 Interahamwe 和胡图民兵一边，中央政府通过 Kimia 和 Mbata 行动建立秩序的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上文第 55 至 59 段已经讲到。甚至有报告说，Interahamwe 的民兵付钱给士兵参加战斗，或至少在进攻中给他们以保护。对 Kanii 和 Loashi 的进攻便是这种情况。

77. 扎伊尔军队的存在，使不安全的状况加剧，他们蹂躏当地百姓，纵容胡图人对图西人和 Hunde 人的暴力。

78. 扎伊尔军队还受到指责，在所谓的“咖啡行动”中积极参与制造国内的流离失所和驱逐扎伊尔图西人。他们参与的活动，从直接威胁图西人——如果他们继续呆在这个国家将受到逮捕——到用军队的大轿车将图西人从各地拉到 Coma，或直接拉到边境。在这些行动中使用的的大轿车是卢旺达的，但被难民们带到扎伊尔。军队的人员对将那些人送往卢旺达边界，向他们的受害人索取报酬(大约相当于 12 或 15 美元)。

79. Umubano 营地的难民报告的一个尤为严重的事件，是扎伊尔士兵，不管是军队的还是 SNIP 的，对他们驱逐的人，在把他们扔在边境时，从他们身上拿走了他们的身份证：这将使他们无法再返回扎伊尔。据说这种情况在 1996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经常发生。还有一种说法尚未能加以验证，即那些身份证然后被转给非扎伊尔国籍的 MAGRIVI 或 Inrerahamwe 人员，从而使他们能够非法溜进当地社区，得到土地，甚至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投票。

80. 前面讲到，唯一的一次例外，是 4 月 8 日 Interahamwe 对 Kitshanga 的进攻，当时总统特别部队保护了受害人(见上文第 58、59 和 61 段)。

3. 罪犯逍遥法外

81. 《盟约》承认的权利未能得到尊重的第三个方面，是扎伊尔军队和安全部队肯定不会受到惩罚。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二份报告中认为，不受惩罚实在是对滥用权力、抢劫和掠夺的一种鼓励；¹⁰ 这个论点依然完全有效，在本报告中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到。

B. 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 承认的保障权利的义务

82. 国家不能满足于仅仅不侵犯人权。《盟约》要求国家有责任保证享有人权和对个人加以保护。¹¹

83.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得到的印象是，除了煽动和参与种族暴力行为及保护不受惩罚现象外，扎伊尔政治和军事当局的基本态度，是对眼前发生的事件熟视无睹，一位在卢旺达的难民说：“……发生的所有这一切，就好象这个国家的当局根本不存在……”

84. 各种报告表明，对群众要求保护的呼吁，“……军队甘愿留在防地”。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漠然置之又加上了串通一气：“……滚回卢旺达去……”士兵们一边对 Interahamwe 的受害人说，一边对他们进行抢劫。

85. 这种态度由来已久。据报告，自 1990 年以来，MAGRIVI 的活动一直受到政府的纵容，或由于政府无力阻止它的非法活动(见上文第 33 段)。

86. 结束扎伊尔军队和安全部门不受惩罚的现象，按照在开罗达成的协议除去进行恐吓的人，实现扎伊尔军队的专业化，解散 MAGRIVI，撤换煽动他人搞种族或民族仇恨的政府官员，和解除难民营及 Interahamwe 的武装，所有这些都是可能采取的保护措施，是结束冲突的紧迫需要。国家未能采取行动，是违背了它的照顾义务，因为特别报告员认为，无可质疑的是，国家袖手旁观是发生暴力事件的原因之一。

87. 同在前几份报告中一样，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 Kengo 总理为补救这些失误所作的努力，向更多的扎伊尔军人发出呼吁，但军纪涣散和装备不足造成了冲突恶化。

88. 蒙博托总统在 70 年代时，甚至在 1993 年，还能稳定国家，但此时却似乎不愿主动恢复和平。

89. 政府的无动于衷无疑是对政治进程的一个威胁；内政部长 Kamanda wa Kamanda 1996 年 4 月 8 日提出，如果暴力事件不停止，可能将取消订于 1997 年举行的选举。

C. 违反不歧视的义务

90. 本报告中讲到的所有事件，都有其根深蒂固的歧视性立法、态度和行为基础。

91. 巴尼亚卢旺达人由于他们祖先的来源而受到歧视，尽管他们的国籍在 1960 至 1981 年期间得到承认，但他们并没有被认为是扎伊尔土生土长的。因此，他们被剥夺了享有国籍的人权，他们的财产也被剥夺，并被赶出他们的家园，驱逐到外国。

92. 但这种歧视本身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巴尼亚卢旺达人都受到同样的对待：由于种族上的原因，属于图西族的人受到属于胡图族和扎伊尔政府官员的歧视，因为似乎扎伊尔政府也想建立一个胡图人的国家。

93. 这些立法、态度和事件，本身既违反加入《盟约》的国家承担的义务，因为它不利于人类所有成员的平等、尊严和天性，也不是建立在人民之间自然和法律的差异基础之上(年龄、国籍、教育等等)。

四、主要权利受到侵犯

9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的各项义务，是“实现”《盟约》范围内的各项人权，而不仅仅是规定空洞的、不现实的或理论上的人权。这些义务没有得到遵守，表现在至少以下权利没有得到尊重：

A. 生命权

95. 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来源，本报告中讲到的事件至少在过去两年里造成了 6,000--40,000 人的死亡。在扎伊尔，很难准确地提出人身侵犯和其它侵犯权利情况的数字，因为数字的来源差别很大，但在卢旺达采访的众多难民——来自很多不同的城市和村庄——常常说，他们看到“数以百计的尸体”。

B. 身体和精神完整的权利

96. 特别报告员亲眼看到 Umubano 的一位扎伊尔难民妇女身上被钉有铁钉的棍棒抽打致伤的痕迹(见上文第 40 段)，并听到扎伊尔军队的人员、Interahamwe 和胡图民兵大量侵犯人民身心健全的事件。Ngilima May May 也犯有类型行为，而这一切都未受到惩罚。

97. 特别报告员还利用机会证实，对因普通犯罪受到指控的个人——与本报告涉及的部族或地性问题毫无关系——施加酷刑的做法，在扎伊尔仍很流行。特别报告员亲眼看到 Ndikumvenayo Ntamuturano，Nzambazumunemyi Seburikoko，Nimyekure Habumana，Ditumana Charles，Bizagwina Dagumimana，和 N. Nzabulunda 等人受酷刑留下的后果，这些人也被关押在卢旺达的 ETAG 居留中心。这些人都是胡图族的扎伊尔国民，5 月间因一起盗牛案在扎伊尔被拘留。对他们施加酷刑后，又将他们驱逐到卢旺达，他们在那里举目无亲，现被作为囚犯关押。

C. 享有国籍的权利

98. 已经讲到，1981 年以前，对 1885 年至 1960 年期间来到扎伊尔的巴尼亚旺达人，承认他们是扎伊尔人，1981 年那些人又被剥夺他们的国籍，成了无国籍者。还应补充一点，1981 年的法是人民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在党-国家体制期间作出的政治选择的结果。

99. 但 1885 年以前一直在刚果居住的人，他们的很多后裔也被作为外国人受到驱逐。

100. 那些人至今都没有国籍--不仅仅是因为目前的现状(他们和他们的祖辈都从来没有在卢旺达生活过,也不持有卢旺达国籍),而且还因为基加利政府 1996 年 4 月 2 日明确宣布,它不承认那些人是其民国。这项宣布证实了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二份报告中所讲的话,即承认巴尼亚卢旺达人是扎伊尔人,并不违反 1994 年 4 月 9 日的过渡时期宪法,该宪法第 7.2 条禁止双重国籍,因为来自卢旺达的巴尼亚卢旺达族群并没有国籍(E/CN.4/1996/66,第 130 段)。

101. 因此,应对基伍天主教主教采取的立场表示欢迎,他认为,说巴尼亚卢旺达人不是扎伊尔人是一种谎言。

102. 特别报告员还关注地指出,最近为选举的需要提出的一份关于人口普查的议案¹² 在第 11 条中规定,证明扎伊尔国籍除其他外要有“公民身份证”,这项规定使从被驱逐的人身上收走身份证的问题更加严重。如果对身份证加以篡改,简单地更换照片再交给在扎伊尔的胡图难民,那么那些难民便有机会进行欺诈投票。

D. 在自己的国家居住的权利

103. 难民从 1995 年 12 月 27 日开始抵达扎伊尔,到 1995 年 12 月 31 日人数达到 1,200 人。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数字,到 7 月 9 日,自己设法或被强迫驱逐(咖啡行动)到达卢旺达的扎伊尔难民人数,在 Umubano 营地有 12,625 人,在 Nkamira 营地有 849 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难民营。

104. 那些难民中有图西人和 Hunde 人,但没有胡图人,但如果胡图人也象巴尼亚卢旺达人那样没有确定的国籍,他们也应受到影响。因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2 条承认的在自己的国家生活的权利,对该项权利的这种侵犯可以明显地看到带有政治和双重歧视的性质。

105. 唯一遭到驱赶的胡图人,是上文第 97 段中讲到的那些人:在他们的情况下,违反的不仅仅是他们在自己国家生活的权利,而且还有他们身体健全的权利。

E. 选择本人居住地的权利

106. 暴力造成了大量国内流离失所者，绝大部分是图西人，当然也不完全是他们，因为也还有该地区其他种族群体的流离失所者。特别报告员在 12 月 31 日完成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来源，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大约为 100,000 人。到 1996 年 7 月 29 日，根据特别报告员掌握的消息，流离失所者已达 250,000 人，甚至可能达 400,000 人。

107. 据报告，几乎已没有图西人还留在南部 Rutshuru 或整个 Masisi 地区。

F. 安全权

108.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一份报告中力求“提请特别注意享有安全的权利，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人权，它不仅同个人自由相联系，也同人们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相联系，这是由他作为人的身份所引伸出来的简单的必然结果，因为他认为这种权利是在扎伊尔最得不到尊重的权利”（第 157 段）。

109. 本报告中讲到的事件，只是证实了上述立场，除已讲到的权利之外，受到影响的还有以下权利：

- (a) 住房权，因成千上万的房屋被焚毁，或在接连发生的事件中被胜利者强占；
- (b) 财产权，表现在耕牛、财产和各种食物被盗。该地区 1995 年年中以前有大约 400,000 万头牛，现只剩下不到 20,000 头。而且，拿了别人牛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它卖掉，换取相当于大约 20 美元，尽管牛的实际价值是 250 美元；
- (c) 所有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上学，失业，三餐朝不保夕，常常还要依靠施舍等等；
- (d) 妇女的权利，妇女受到暴力和不安全的影响尤甚。

五、南部基伍地区的情况

110.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二份报告中，专门用了一章讲到在南部基伍地区与巴尼亚穆伦古人的冲突，简单地回顾了历史，并讲到一些最严重的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E/CN.4/1996/66,第 33 至 37 段)。部长会议 1996 年 3 月 14 日的反驳只对报告的这一部分提出质疑。¹³

111. 特别报告员知道，他第二份报告的这一章将会引起争议，因为在他对该国的第二次访问期间，他吃惊地发现，整个扎伊尔社会都极度仇视卢旺达人和被认为属卢旺达族的扎伊尔人。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说：“[在扎伊尔]强烈地反卢旺达情绪升起了，此种情绪弥漫于所有政治部门。正如一名已幻灭的人权宣扬者说的：‘为了在政治上取得成就，你必须反对卢旺达’”（第 26 段）。以下几段继续讲到这个问题，直到第 30 段，接着又在第 123 段再次讲到。最后，特别报告员在第 129 段建议该国家政府必须“停止草木皆兵的看法。必须放弃对卢旺达和布隆迪血统的人使用攻击性语言，必须停止在别的种族群体中间污蔑一个种族”。

112. 不幸的是，这项建议没有得到政府、政界各方面的理会，更为不幸的是，也没有得到那些自称是人权卫士的人的理会。

113. 实际上，除前面第 65 至 74 段讲到的煽动暴力行为之外，人们不应忘记，南部基伍区长要求立即执行 1995 年 4 月 28 日关于驱逐所有卢旺达人的 HCR-PT 决议。

114. 因此，使特别报告员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在加拿大的一批南部基伍难民和现在住在埃及的一位该地区的扎伊尔公民对报告提出反驳。¹⁴ 不幸的是，反驳恰恰证实了他的观点：两者都将巴尼亚穆伦古人说成是一批“极端主义分子”，充满促成 HCR-PTU 决议同样的种族和民族仇恨，等于是在煽动种族净化，这在享有难民地位的人中间是无法理解的。

115. 特别报告员得到的报告，讲到双方的态度都在变得强硬。因为在当局呼吁驱逐巴尼亚穆伦古人的同时，巴尼亚穆伦古人也承诺他们正在武装起来。不幸的是，访问的目的不是去分析南部基伍的形势。因此，收集到的情况只是肤浅的，不足以作较深入的分析。

116. 然而，特别报告员对他得到的报告感到震惊，并警告最近在北部基伍发生的一切有可能在南部基伍以同样的方式重演。

六、结论和建议

A. 结 论

117. 本报告所讲的冲突，如南部基伍发生的冲突，基本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或许是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可怕事件发生之后，良心上不愿再次受到刺激。

118. 这是一场争端，在这场争端中一大批人的多项权利受到侵犯。对此负有责任的是：

- (a) 扎伊尔国家，它直接卷入并煽动人制造上述侵权行为，并且没有作出充分努力，防止或控制侵权行为；
- (b) 政界，鼓动仇外民族主义情绪；
- (c) 某些种族领袖，他们并不隐讳他们正在武装起来的事实，尽管是为了保卫自己；以及--令人遗憾的是，还有
- (d) 某些人权组织，他们选择了鼓动种族仇恨和种族净化，而不是保护受压迫者。

119. 特别报告员并没有忽视邻国卢旺达的战争造成大批难民涌入，给扎伊尔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巨大困难。总的来说，扎伊尔作出了它应当作出的反应，为难民署的工作提供便利，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也履行了不驱回原则。无论如何，它必须在书面和行动上完全清楚地表明，将不会重演 1995 年发生的情况--将难民驱逐到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由于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出身而受到迫害的国家。

120. 但本报告最为重要的一项调查结果，是这场冲突既不完全是地区性的，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也讲过这样的话，认为种族之间的冲突现已发展成国际冲突。

121. 扎伊尔和大湖地区的冲突，事实上无非是卢旺达和布隆迪所发生事件的延展--既是原因又是结果。Interahamwe 的存在是对扎伊尔、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和平的威胁。在卢旺达的难民提供的很多情况，以及更多的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都说 Interahamwe 正在进攻卢旺达，寻找种族灭绝的幸存者(the rescapés)，通过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阻止他们在法庭作证。

122. 来自乌干达的一份报告甚至说，1996年4月16日，卢旺达反对派民兵从扎伊尔进入乌干达，攻击 Kisoro 的一个军事哨所，迫使乌干达关闭边界。随后，扎伊尔政府指责乌干达从乌干达境内发起一场进攻。

123. 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报告，称 Interahamwe 从扎伊尔越境进入乌干达，屠杀幸存者，使许多人丧生。1996年5月2日，总统人民革命运动党的一名议员 Vangu Manbweni 先生甚至说，如果收到动议，议会就准备对卢旺达宣战。乌干达和布隆迪政府指责说从扎伊尔发起的袭击使它们受到威胁。根据负责政治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一份声明，扎伊尔外交部长于1996年5月6日对这一指责提出了控诉。

124. 由于担心卢旺达难民的涌入，1996年4月，扎伊尔与布隆迪之间的边界被关闭。尽管 Kengo 总理5月份访问了布琼布拉，边界一直没有重新开放。

125. 正因为如此，人权委员会关于大湖地区各国问题的几位特别报告员指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特别是人口移动、非法销售武器和煽动种族仇恨(E/CN.4/1996/69,附件,第13-15段)，他们呼吁委员会全面看待该地区的问题(第18段)。

B. 建 议

1. 对扎伊尔当局和人民的建议

126. 特别报告员在前两次报告中就该地区提出一些广泛和具体的建议，他认为，除了根据他在执行任务期间的所见所闻建议采取其他行动外，他不得不重复某些建议：

(a) 关于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门

(一) 必须对国家治安机构建立起有效、真正和实际的控制，警察应由内务部掌管，扎伊尔武装部队应由国防部掌管，内务部和国防部均向总理而不是向总统负责。必须准确规定每一部门的权力(E/CN.4/1995/67,第257段)；

(二) 所有腐化官员必须撤职；

- (三) 结束不受惩罚的局面(E/CN.4/1996/66,第 121 段);
- (四) 扎伊尔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门必须由多民族成员组成(E/CN.4/1996/69,附件,第 17(a)段)。
- (b) 容忍。当局和政界必须承认扎伊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在数百年中来到该地区,它们必须分享土地、政治权利和财富,并分担贫困(E/CN.4/1995/67,第 259 段; E/CN.4/1996/66,第 123 和 129 段; E/CN.4/1996/69,附件,第 17(e)段)。需要急切将这一建议适用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如果它们不是将个人--无论来自那一个民族群体--及其权利作为其活动的主要中心,而是进行党派政治活动甚至煽动仇恨,那么不仅会作出无可挽回的违反道义的事情,而且背叛了国际非政府组织运动;
- (c) 国籍。目前在基伍的冲突正在使国籍问题恶化,而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特别报告员曾从卢旺达难民那里获悉,不仅 1885 年以后来到刚果地区的胡图、图西和特瓦等族的人被剥夺国籍,而且更早来到的民族也被剥夺国籍(E/CN.4/1996/66,第 130 段)。必须废除 1995 年 4 月 28 日的共和国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的协定。关于国籍和公民资格问题,还有 3 个问题,必须根据下述标准加以处理:
- (一) 对于被驱赶到卢旺达的扎伊尔难民,必须交还他们的身份证或颁发新的身份证;
- (二) 从被驱赶者那里收交并给予卢旺达胡图人--其中许多人属 Interahamwe --的身份证必须收回;
- (三) 最后,共和国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收到的关于大选前统计的法案必须包括一些规定,以使所有扎伊尔人都能投票,而其他人即使出示原属被驱逐者的身份证,也不能投票。
- (d) 从该地区消除所有的“恐吓者”: 已经开始的工作必须进行;
- (e) 遣返难民。必须制订方案,遣返卢旺达境内的所有扎伊尔难民,包括:
- (一) 恢复合法业主的产业;
- (二) 赔偿损失和损害;
- (三) 采取有效的治安措施,防止和惩罚任何种族或民族敌对现象;

- (四) 保障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权利的行使。
- (f) 尊重卢旺达难民。必须处理扎伊尔境内的卢旺达难民问题；只有在所有 3 个有关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达成协议并在严格遵守不驱赶和自愿遣返的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处理这一问题(E/CN.4/1995/67,第 275 段；E/CN.4/1996/66,第 131 段)；
- (g) 解除武装。扎伊尔政府必须立即解除各武装团体的武装，首先解除 Interahamwe、MAGRIVI、Ngilima、Banguirima 和 May May 等组织的武装，而且要解除为进攻或自卫目的而武装起来的任何其他组织；
- (h) 人权、民主和法治。前几次报告就此问题提出的建议仍然完全有效(E/CN.4/1995/67,第 260、264、266、267-269 段；E/CN.4/1996/66,第 125-128 段；E/CN.4/1996/69,附件，第 17(a)至(b)段)；
- (i) 引渡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者，交由调查在卢旺达境内所犯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判(E/CN.4/1996/66,第 132 段)；
- (j) 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必须允许国内流离失所者选择在何处定居，他们曾因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胁迫而被迫离开家园，因此尤其有权返回家园。政府必须为此目的制订重新安置方案，其中包括住房、教育、保健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安全问题；
- (k) 扎伊尔政府与人权委员会特别是与特别报告员的合作。特别报告员在代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执行任务时曾要求访问该国，但政府没有及时作出答复，特别报告员对此感到遗憾。不然，在所叙述的事件上，本来可以反映官方意见。特别报告员向扎伊尔政府转交了引起他注意的一系列违反人权行为的资料，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还建议在 10 月 14 日至 26 日之间访问该国，希望得到同意；
- (l) 观察团。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E/CN.4/1995/67)中建议设立一个办事处，包括两名关于扎伊尔人权问题的专家，以监督人权情况，使特别报告员随时了解情况，并向扎伊尔当局和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第 277 段)。人权委员会第 1995/69 号决议请高级专员研究这一建议。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E/CN.4/1996/66)中再次提到这一建议，详细叙述了高级专员与扎伊尔在此问题上的往来信件(第 9-11 和 134 段)。1996 年

4月15日，扎伊尔代表团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宣布，拟议的协定将在几天内签署。在本报告的起草工作结束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告诉特别报告员，扎伊尔政府与联合国于1996年8月21日签署了在扎伊尔开设人权办事处的协定义定书。特别报告员希望，这一协定将在扎伊尔境内大大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他还相信，该办事处将尽快设立；鉴于发生在基伍北部和南部的事件，他强烈建议在戈马和布卡武设立观察员办事分处。

2. 对于国际社会的建议

127. 关于他对国际社会的建议，特别报告员只是重复他在第一次报告中所说的话：“特别报告员在华盛顿、姆布吉马伊、日内瓦、金沙萨、布鲁塞尔和戈马听到的记者、律师、政治评论家、外交官和军人的分析说，如果扎伊尔的政治局势一旦爆发，其后果将远比卢旺达或布隆迪的情况更糟。这点从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草率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也可看出。目前局势剑拔弩张，部族与地区各派之间有很深的敌意，加上卢旺达难民大批涌入，使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情况会出现。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应为这一地区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不可忽视这种严峻的局面。特别报告员如不在报告中阐明这一点，则将在良心上甚感不安。预防性的外交实属当务之急。但特别报告员认为，任何此类外交措施不能只图维持现状，因为没有人敢说存在着任何绝对能保证稳定的势力。扎伊尔的过渡不可推迟。一些友好国家应施展外交和政治影响，以解决扎伊尔目前的冲突。”这是两年多前撰写的，所发生的事件突出说明了当时的担心。

128. 冲突的蔓延。国际社会必须警觉地注意到正在基伍发生的事情以及国际组织为避免一场正在形成中的灾难的极为残酷的后果而作的努力。

129. 联合国或非洲统一组织在该地区的军事观察员。这一建议已在若干场合下提出，但从未达成必要的协定。大湖地区种族对抗的程度严重，冲突日益具有国际性质，使形势更加严重的是，人们认为扎伊尔武装部队没有在扎伊尔境内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它们甚至可能使事情更遭，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可能防止暴力蔓延的唯一方式是向该地区派遣军事观察员。

130. 人权委员会特别届会。分别负责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的三位特别报告员在他们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建议人权委员会就该地区问题采取全面解决办法(E/CN.4/1996/69,附件,第18段)。本报告员在与负责布隆迪和卢旺达的特别报告员讨论该地区的形势之后,谨冒昧建议以特别报告员最近几次报告(包括本报告)的基础上举行一次特别届会,因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1990/48号决议和第1993/286号决定中授权人权委员会在人权形势发生紧急或严重事件时,在其常会闭会期间举行特别会议。

131. 协调高级专员在该3国的活动。3名特别报告员还建议,高级专员的活动应当扩大到该地区的3个国家,应当部署观察员。他们建议,人权问题应当构成联合国在该地区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E/CN.4/1996/69,附件,第17(f)段)。本特别报告员谨强调这一建议。

132. 人权委员会出席就该地区问题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的机构。特别报告员还强调,如同3位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需要参加关于该地区的会议、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及其他活动(E/CN.4/1996/69,附件,第17(l)段)。

3. 对联合国各机构的建议

133. 特别报告员不得不提醒人们注意,在与人权专题有关的各联合国机构间,缺乏协调。

134. 关于这一问题,199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建议:“...增强联合国系统内支持人权和基本自由工作的协调”(A/CONF.157/23,第二.1段)。《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其他许多段落也强调协调工作。

135. 所以,负责大湖地区3国的3位特别报告员(负责卢旺达的 Rene Degni-Ségui、负责布隆迪的 Paulo Sergio Pinheiro 和负责扎伊尔的本文作者)在1996年1月18日和19日举行的第一次协调会议上强调,联合国机构其他一些处理与他们的职权有关的事项,他们需要参加和随时了解这些机构的工作(E/CN.4/1996/69,附件,第17(g)、(h)和(l)段)。

136. 因此, 在 1996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主席年度会议上, 若干与会人士指出, 在处理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之间严重缺乏协调, 这一形势大大降低了效率。会议建议高级专员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分加强联系(见 E/CN.4/1996/50)。

13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从人道主义事务部派出一个小组, 同扎伊尔政府讨论基伍北部地区的种族暴力问题, 以期能够满足伴随危机而来的人道主义需求。因 Mokoto 发生的事件而在 5 月 30 日至 6 月 7 日之间执行了一次任务, 其重点是种族暴力问题, 而这正是特别报告员在头两次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

138. 今年向扎伊尔派出了另一个联合国工作团, 以评价选举进程, 工作团在一份报告摘要中指出, 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人都提到, 进行选举的先决条件是落实 1981 年的国籍法案; 特别报告员在头两次报告中就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准则(E/CN.4/1995/67, 第 122-124、243-247 和 264 段; E/CN.4/1996/66, 第 57-63、117 和 120 段)。特别报告员认为, 如果的确落实该法案, 但又对法案另作解释以剥夺一些扎伊尔人的国籍, 那么正如本报告所表明的那样, 结果将是严重地违反人权。

注

¹ 北基伍和南基伍和基伍北部、基伍南部可以互用。

² 他们有时以其它名字称呼自己, 例如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名字: 例如 Banyabwisha。

³ 在 1994 年最初几个月战斗里逃到扎伊尔的图西难民也回到了卢旺达。

⁴ 他们包括下列人士: National deputies Ciprian Rwakabuba(The national leader of the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MPR)); Phogas sebakunzi; Emmanuel Rwiyerere; Mrs. Kanamahalagi Mburanuhwe; Gataliki; François Mpagazihe. Ministers of State Léonard Senseyi and Nepomusene Rwiyerere. Catholic bishop Mgr. Patient Kanyamachumbi.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Bank, Damien Munyarucendo. University professors Deogratias Mbonyinkebe, Joseph Mulinda, Célestin Kalimba. Deputy Gataliki, Minister Rwiyerere Nepomusene and the adviser to the Governor of Northern Kivu, Joseph Mwangachuchu, all came to Zaire this century. The current Minister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ekimonyo wa Magango(a Hutu).

⁵ 据说由军事行动和情报部门扣留的人有 31 人, 由国家情报和保卫部门扣留的人 13 人。

⁶ 扎伊尔难民营安全行动。见第二次报告,E/CN.4/1996/66,第 47 段。

⁷ E/CN.4/1995/67,第 61-76、94、99、102、145-169、184、201、249、258 段; E/CN.4/1996/66,第 45、47、69-81、88、89、97、121-123 段。

¹⁰ 第一次报告(E/CN.4/1995/67)第 77-84、249 和 261 段以及第二次报告 E/CN.4/1996/66)第 77 段及以后各段,第 121 段讨论了不受惩罚的问题。

¹¹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E/CN.4/1995/67)第 156-159 和 257 段中以及在第二次报告 E/CN.4/1996/66)第 75 和 122 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¹² 进行组织,查明国籍、统计人口和登记选举团体的项目。

¹³ 部长理事会的声明还认为,所谓特别报告员在扎伊尔境内吸收卢旺达难民的建议是错误的,但特别报告员从未提出这一建议。实际上,特别报告员建议,应当尊重 199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所规定的驱赶原则。

¹⁴ 批评集中在两个问题上:(a) 报告提到为数“约 400,000 人”的巴尼亚穆伦古人。由于扎伊尔缺乏人口统计,所以很难提出准确数字。加拿大一个小组所援引的消息来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数字:有一个消息来源说,在 1954 年只有 270 人;另一个说,1956 年有 6,000 人;第三个说,现有 12,000 人而另一个又说有 14,000 人。特别报告员访谈的消息人士向他表明,数字约为 350,000 人,但又坚持说人数“超过 500,000 人”。但是,如果人数少于 20,000,那么所谓暴力的说法就很难站住脚;(b) 巴尼亚穆伦古人是在 18 世纪而不是在报告所说的 20 世纪到达该地区的。自称的“最早”居民和巴尼亚穆伦古人都以一些编年史作者的话为依据。然而,这些编年史作者往往是同样的一些人,只是双方对这些作者所说的话有着不同解释。自称为最早居民的人似乎认为,在殖民化以前就存在着固定的疆界,然而所有的作者都强调,在柏林会议之前,这些疆界只是大体疆界,不存在一个包括现属扎伊尔各个地区的 Urundi 卢旺达王国。但是,特别报告员指出,司法部长 Joseph N' Singa Udjuu 先生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必须承认卢旺达人移民到基伍南部的斐济、莫维奈和乌维哈地区的,同时,也移民到基伍北部”。

-- -- -- -- --